

京口掌故卷一

京口管

岐
業
巨
不

長洲朱孔彰署檢

京口掌故叢編目錄

丹徒陶駿保輯本

初集

已酉避亂錄

宋 胡舜申撰

京口僨城錄

國朝法芝瑞撰

出圍城記

國朝楊 榮撰

鎮城竹枝詞

國朝無名氏撰

草間日記

國朝朱士雲撰

從軍紀事

國朝卞乃譚撰

欽定四庫提要存目吏部傳記類

已酉避亂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胡舜申撰建炎已酉金兵攻平江宣撫周望出走舜申之兄舜陟時爲參謀舉家避難舜申次爲此錄其言頗詆韓世忠末復載世忠攜妓一事似有宿憾之言未必實錄此書與乙巳泗州錄王明清玉照新志皆全載其文蓋卽後人於明清書內鈔出別行也

已酉避亂錄

宋績溪胡舜申撰

建炎已酉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杜
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
錢物待制聞於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
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
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堅
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用虜
人自廣德繇安吉往錢塘渡江破明越北還假道平江
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金帛

既盡爲虜人所得曷若爲攜往崑山而北庶可存也望

既遣金帛來吾家始以船附魯珏輜重中艤平江齊門

翌日到崑山依李閻羅貴

羅貴一本
作崔賞

泊於梅里尋移許

浦未幾虜兵犯平江望走青龍平江城不戰而破諸將

如郭仲威輩先虜未至已劫略城中幾無遺望嘗不快

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

旻邀虜之旻至許浦以爲望在適吾家老小在彼旻來

見待制遂邀以行始旻將至兵稍遙望皆以爲虜舟率

棄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溫宏等守之老小

係道弟舜舉姪仔徑走吳興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

及令人等茫無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
臣來追堅欲吾家還船予謂若虜人則不可從若世忠
軍則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軍中亦自有所
託何爲不可待制以爲然因舉家從以還時已行二三
十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偶天晴及曉纔到船皆無恙
一簪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蓋旻之意虜望
不及且取參謀以塞其責而旻欲虜望未已也始船未
行旻軍陣船到於江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
旻乃率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
至青龍江口聞望已還軍而西旻遂泝江而上之鎮江

吾家船同行及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旻遮之不使見
未幾遣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謂金帛者
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殆
有謀焉有言於望故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少
米餘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
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雜於韓軍雜物
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
悉安堵但日游戲於焦山而已時虜已破鎮江日見虜
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鐵塔世忠以
江船鑿沈於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

沈船縱橫也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最大處
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於山
後予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其作院等船耳工人爲
兵器於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泊於寺
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
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
皆成冰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時吾家復有一小船
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籠相
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移錢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風大
船蕩不可臥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將半叫問朱梢船如

何朱曰風大甚夜益深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有禱祈
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
安在曰不見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晝予觀大船之可
索其外似已舊爛其中一截斬新予嘗語朱此船藉此
索爲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
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
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又思其索舊且
朽愈不遑安是時虜兵在南岸可索若斷必隨北風至
彼當碎身與船於虜手矣船爲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
無限及曉幸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惡心故也朱梢

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視焦山之前唯吾
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遙視趙都監者步履於山上
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
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髮耳予尋躋山頂望世忠軍
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略不見其一
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旣塞閘口之河虜
人乃別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食時有虜
船兩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
鐵甲也此閒船皆起碇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
丈見諸方爲佛事未幾諸僧皆在船中蓋凡在山之人

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可以
下至垂山風適順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
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
令船住復勿聽二卒蓋世忠軍令守吾家者也行稍遠
始語二卒待吾家至蘇湖卻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
到汝也二卒顧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圖山風正
順夜過江陰曉抵福山不知其幾里福山別得船又正
北風作抵常熟過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竝無一屋
存者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間有屋亦止半
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

浮屍至吳江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屍無數垂虹亭橫橋
皆已無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而南浮屍益
多有橋皆已斷其處屍最多後問之云虜騎推人過皆
死於水時燕子已來無屋可巢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
於帆緣岸皆爲窠圈云虜人緣岸泊故也所殺牛頻頻
有之其骨與頭足並存但並無角必虜人取以去陳思
恭所擊虜船沈陷者尙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周
望軍統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
移軍吳江據太湖天險吾輩以中軍扼其前使諸將以
小舟自太湖旁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召諸將

議之及諸將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略諸將不從蓋諸將如郭仲威輩皆賊魁喜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聞此謀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從竟已及虜過吳江思恭不白望自以兵出太湖橫擊其尾乃中原係虜之民聞兵至皆爲內應縱火焚舟幾獲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然竟與遷官所沈虜舟凡半年許尙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又一帆至吳興時望軍已駐吳興矣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姪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

以書與信寄謝世忠董旻輩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
敕之寄軍中者旣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虜人始虜
在鎮江不可出江卽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
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
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虜然之選
舟載兵舟檣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近世忠軍以火
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
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蓋世忠初知虜人往建康亦泝江
以舟師與對壘時議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
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

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
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
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五軍船厯厯可數吾嘗
自念吾軍中事虜人莫不目見耳聞而虜人賊中事吾
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疏耶於是
虜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猶自若也不數
月待制守錢塘世忠入覲時車駕駐會稽待制所待世
忠良厚世忠大喜卻恨前此失於一見且詈董旻爲之
障旻來謁亦有慙色聞世忠將入錢塘界謂旻曰胡待
制今卻相見如何旻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攜杭妓

呂小小卽時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繫於獄其家欲脫之
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啟曰某有小事告待
制若從所請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懇待制
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妓後易姓
茅

已酉避亂錄終